一四一：青春的血在燒

說着，他環視了一下這個亂七八糟的小房間，和那張單人床。

子薇不說話了。終於，麥奇送她回表嫂家去。……

麥奇臨離開香港的前一天晚上，子薇在他家中帮忙收拾行李，直至深夜。望着兩個裝得滿滿的一大一小的旅行箱，麥奇不禁嘆了口氣。

「子薇，想不到我們眞的要分開了！」

「麥奇，我很怕！今晚我眞的不走了，你別趕我吧！」子薇伏在麥奇身上，近乎哀求地說。

「子薇，你不要衝動！什麽事情都要考慮清楚，不能不顧後果的。」麥奇說。

「我想清楚了，一切都準備好了，我不會後悔的！」子薇聲音低，但語氣堅決。

「……那好吧，你就留下來吧！」麥奇咬咬牙說。

收拾好東西後，他們談到凌晨兩點鐘才睡覺。

麥奇把床讓給子薇睡，他自己睡地板。

可是，儘管疲倦，躺了許久，他們都沒有睡。

「麥奇！……」

「唔！」他起身坐到子薇床邊去。

「怎麽，睡不着呀？」

「唔，我怕！……」她握住麥奇的手。

「怕什麽？傻女！」麥奇俯下身去吻子薇，她的雙手就把他抱住了。

「你不要走！……」子薇低聲說。

這時，麥奇已經躺下來了，他們緊緊地擁抱着，熱吻着，愛撫着。

最後，麥奇情不自禁地去解開了子薇的衣鈕，她也沒有去阻止他。

兩團青春的血，像火一樣地在燃燒着。……

雷杏儀立即扶着她肩膊道：「紅姊，你要堅强一些，兒女幼細，一切要靠你。」

「我明白，我知道。」

「山哥說，要對你無限量支持，我也同意，因爲，我們本來就是一家人。」

王麗紅又點點頭，一時百感交集。

她忍着淚，訴說丈夫失事的經過，那是由警方轉述的，她悲傷地說未能見他最後一面，而遺憾在他絕無遺言。

劉定山與袁龍生是好朋友；雷杏儀與王麗紅本來也是好朋友，偶然機會，四人湊在一起，彼此認識了，此後經常四人同玩，當然也免不了作私人約會，自然生出了感情。

一天，劉定山與袁龍生兩人在一起時，袁龍生對定山道：「山，我深愛着阿紅，如果我得不到她，我會自殺。山，依你看，阿紅對我的印象怎麽樣？」

劉定山敷衍他道：「看來，她對你也不錯。」

袁龍生道：「我是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的。」

分手了後，劉定山可爲難了，本來他也深愛阿紅，而且知道阿紅對自己的印象，好過對袁龍生，若果公平競爭，看來失敗者是他而不是自己。

若他因失敗而自殺，自己又如何對得起朋友。

三二：羣雌包圍狂風春園

今天特來試菜，她是我們學院最近考第一的新生，我特同她來試你們幾種小菜、點心，她要學你們的本事。」

「杏子，讓她們都輪班來侍候吧？」玳酉命杏子通知其餘的崇拜者，她們果然兩人一次，進來相見。

這使碧姬楊吃驚不小，她已看出這些少女，將這位俊男李保和，當作偶像，她們都伸手給他，他一一吻她們的手背，態度竟是虔誠的。點了菜，玳酉送進溫溫熱的日本最上等的白鶴清酒來，用兩隻精美的日本斑瓶，溫在一隻熱水陶缸中——

「酒是我們大家贈送的——準備用三種，飯後是香檳——波朵的，你最喜歡。」第一道冷拚盤送上，她們高興地退開了。碧姬只笑着看保和。

「她們都是馬什姆，和女畫家我太太清水喜歡的女侍！」碧姬爲他斟酒，只說了一句：「我太崇拜先生了，她們個個崇拜你！」

兩個吃着，保和輕聲說：「她們苦悶，所以愛說笑，以此爲樂。」

他在第一小瓶飲完，上第二道熟菜時，起身坐近碧姬旁，飲了一口熱酒，湊到她的咀角邊。碧姬好似明白，她將香唇迎過來，接受了他的「吻酒」。並同敬了一口熱酒。

離了大道邊的咖啡座，碧姬楊偕同保和，步行十五分鐘，來到了明年堂，這是馬什姆、清水、王治功和李保和，爲公爲私，常來宴客的中國餐館。它俱有中國南至廣東，北至北京，和東至上海的各地標準菜式和精美的點心。他兩人佔了三樓上的屏風隔座，這裡用女侍役，包括有中國、日本、法國、和歐洲的少女。保和現在是五家總分店「瑪麗娜酒家」的主人，頃年堂三樓經常侍候的幾個少年東方女子，經料到這位有名的同行和最熟的「友男李保和」，會帶一個長長玉立，而模素美麗的小姐，「二人世界」，到來吃飯，她們有兩個中國、兩個日本，和三個四黎少女，都是「崇拜」俊男的。那個姓莉的玳酉，搶先向候，其餘的六個，也都尋了來問好——

「這可不易呀，李校長，李老板，有一兩個月沒來了，你的瑪麗娜！另一個是日本人法國母親的杏子，跟了玳酉，送來新茶，她笑着貼近李保和問道：「這位小姐同鄉？這麽樣的風範，眞正少見呀？好似大歌劇院台上見過的——喬婭小姐？」李保和見她們頑皮，便笑着爲她們介紹：「碧姬楊小姐，歡的的女侍！」碧姬爲他斟酒，只說了一句：「我太崇拜先生了，她們個個崇拜你！」

兩個吃着，保和輕聲說：「她們苦悶，所以愛說笑，以此爲樂。」

他在第一小瓶飲完，上第一道熟菜時，起身坐近碧姬旁，飲了一口熱酒，湊到她的咀角邊。碧姬好似明白，她將香唇迎過來，接受了他的「吻酒」。並同敬了一口熱酒。

三二：千嬌百媚

方剛以爲自己充滿了男性魅力，攫住師姐容，寃寃氣氣，曰：「好易嗜，你有興趣，我可以令你不分有興趣。」

師姐容曰：「阿方，你尊重自己抑或尊重別人多一些？」

方剛曰：「我對任何朋友都尊重。」

師姐容曰：「咐你應該尊重我，放手喇。」

方剛曰：「海倫，你一定喜歡耍花槍，我畀支花槍你耍。」

師姐容曰：「阿方，如果你不想我嘜搞到不愉快，請你放開我。」

師姐容十分認眞，滿面寒霜。

方剛估不到昨日風情萬種千嬌百媚的美人，忽然冷過冰，只好放手，曰：「海倫，原來你唔講得笑。」

師姐容曰：「講笑應該揾第二樣。」

方剛笑曰：「海倫，對不住呀！」

師姐容曰：「以後如我畫肖像，我可以應承你。」

方剛曰：「何不乾脆提此事，我份人，一向將過去之事當作已死，所以你見過D嘢亦不存在，明未？」

方剛曰：「唔明，我有法子忘記你個度，亦有法子忘記你的那種香味。」

師姐容曰：「此乃閣下之事，與我無關，以後要尊重下我。」

方剛忙曰：「我會尊重你。」

師姐容曰：「咐就得喇！阿方，有時我覺得你邪邪地。」

方剛曰：「我邪？邊處邪？」

師姐容曰：「你對眼十分邪，顯見你心術不正。」

方剛曰：「咦？你亦識睇耶？」

師姐容曰：「此乃直覺，我不識睇相。」

方剛曰：「咐你講，我批毛是否批得準？」

師姐容曰：「以後如何，我哋有法子知，但你話我屬於梯形，的確係啦。」

七〇六：等了幾個鐘頭

兩人邊吃邊談，話題轉到做生意方面，羅拔表示暫時仍未有頭緒，因爲生意難做。

離開餐室，兩人看場九時半電影，回到家時，已差不多十二點了。

羅拔先進浴室洗澡，朱廸在客廳看電視，依稀聞，她聽到有輕微的脚步聲，她四周觀看，却沒有人影，心中不免驚惶：「羅拔，你快出來，看看有沒有人走近？」

「怎會有？」羅拔隔着浴室大聲應：「家裡只有我們兩人，又怎會有第三者？」

「是的，我明明聽到有脚步聲的，」她站起身，「我担心有小偷進來呢。」

「怎會？」

朱廸想再說話，但說不出聲來，依稀聞，似有人推她同沙發坐着，正迷惘間，她的耳邊响起亨利的聲音：「是我，我來了，而且等你們好幾個鐘頭了，你們到底到了哪裡？」

「哦，原來又是你！」朱廸這才舒了一口氣，「我們去看電影，所以遲遲晚才回來。」

「有和羅拔商量過做媒的事嗎？」

「有，他答應了。」朱廸答道，「其實你也可以做的，因爲你法力大嘛。」

「我只能借羅拔身軀的。」亨利答。

介紹：「余兄弟，這位是本帮杭州分舵副舵手米豐登；米兄弟，他是本帮恩人齊雲高的弟子余顧南！」

兩人寒暄了幾句，余顧南道：「聽副舵主之言，爲人似有懷疑？」

米豐登看了常虛谷一眼，道：「嚴敬重之爲人，米某不敢妄評，但其大子好色之劣跡則有所聞。」

余顧南嘆了一口氣，道：「兒子好色，爲人父者未必好色。米副舵主知道嚴謹之住在何處麽？」

米豐登追了聲稍候之後，召了一名手下過來，道：「速去調查嚴謹之現在的下落！」

手下去後，他又對余顧南道：「嚴謹之到杭州不久之後，敝舵便已得到消息，如今只是去証實一下，聞他來了不久便因調戲婦女，在一爿小酒家內，與人打架，後來不知何事，突然散了。」

二十：工作講話車傷指

美玉叮囑玉蓮，在工作時千萬不可跟別人講話，否則，只顧講話，很容易會心不在焉，不但工作慢，而且容易出事。這是美玉發覺她在工作時喜歡說話，才會這麽說的。

兩個月之後，玉蓮的工作已漸漸熟練，車的件數也逐漸增多，出粮時的工資也一期比一期多。但她對此仍不滿意，因爲她與美玉的工資仍有一段距離。她仍未明白，美玉工資收入較高，是因爲在這三年來，勤學苦練，道才得到的。每一元一毫都是用汗水積聚而得。

玉蓮工作熟練了，使用電動衣車時，也就快了，但她那個壞習慣至今未改，就是在車衣時喜歡跟鄰近的工友講話，問這問那。這一次，她終於出事，那是她跟左鄰車位的笑媚講話的時候，給車針車中手指，一痛之下，手一動，車針就斷在指肉內，痛得她慘叫起來。

原來今天笑媚穿了一套新衣返工，玉蓮覺得好看，便問笑媚，是在什麽地方買的。笑媚說，是在旺角街邊檔買的。這一問一答之間，玉蓮扭過頭去，順着講話，左手拉着衣件，就給衣車縫針軋個正着。

痛歸痛，只痛得她眼淚直流，嚶哭連聲。這是她沒有經驗，那些經驗的車位女工，給縫針軋正，只要讓縫針提高，把手指脫了出來，塗點紅汞水、藍藥水或洒些雲南白藥，包紮一下，就不會有事。可是，她在驚惶之下，掙斷了車針，嵌在肉內，就非要進醫院不可了。

天涯俠客無刀

十八：老奸巨滑

歐陽凱插腔問道：「余兄弟是恐丁鶴與嚴敬重勾結，欲對本帮不利？歐陽某先謝了！」

余顧南雙頰再度發熟，期期艾艾地道：「丁鶴絕不是好東西，他帶了徒弟到杭州，一定是要對白道人士不利……却未必是貴帮！」

常虛谷臉色一變，道：「歐陽堂主絕非過慮，單止一個丁鶴還不怕他，若加上嚴敬重，就棘手多了，傳令下去，小心戒備，再派人去打探其動靜！」

余顧南忍不住道：「嚴前輩不是丁鶴那種人……」

常虛谷頷首道：「余兄不愧是名家高足，見解高人一籌，丁鶴雖然不會自認壞人，但人人均知其底細，嚴敬重是老奸巨滑之輩，其辦事目的，難以察覺！」

余顧南喏叫一聲慚愧，但心之爲人，米某不敢妄評，但其大子好色之劣跡則有所聞。」

余顧南嘆了一口氣，道：「兒子好色，爲人父者未必好色。米副舵主知道嚴謹之住在何處麽？」

米豐登追了聲稍候之後，召了一名手下過來，道：「速去調查嚴謹之現在的下落！」

手下去後，他又對余顧南道：「嚴謹之到杭州不久之後，敝舵便已得到消息，如今只是去証實一下，聞他來了不久便因調戲婦女，在一爿小酒家內，與人打架，後來不知何事，突然散了。」

（五四一）

一六七：神秘的地方

攔淺在岬角沙灘的風帆，桅杆上已穿上紅白帆衣。數分鐘後，風帆讓李船推到海面，她上船。

他問：「要去什麽地方？」

她作狀抬頭看藍天，說：「去什麽地方好呢？嗯，還是讓風帆好手出主意吧！」

他說：「去南丫島打個轉，好不好？」

她翻着眼睛說：「不好。」

「不是說讓我出主意嗎？」

李船睨視身邊嫒嫒。

「你至少出個好主意。」

「什麽才是好主意呢？」他惶惑地問。

「比方去一個新鮮奇特的地方！」

風帆緩緩游離五間屋山下的小海角，碧海藍天，好些小島散佈在遠方。

「新鮮奇特的地方？小姐，我又不是伢子。」李船說，做出魯優的樣子。

「你這我心裡藏着什麽都知道？」他說着哈哈笑。

風帆還是漂在海面，他並未讓它兜風航行。

「本小姐有特異功能，會探出你心裡藏着什麽東西？」她煞有介事地說，伸手掠了掠給風吹亂的秀髮。

「佩服佩服，那請特異功能小姐告訴——我心裡藏着的神秘地方是怎麽樣的？」

他奉然坐直身子，好讓她窺探自己的胸部。

她以烱烱目光，盯睨着穿毛巾T恤的寬闊胸膛，伸手指了指，說：

「我看見一個小島！」

「小島？」

「對，那裡有不少人居住……唔，大概是個世外桃源吧！」

「世外桃源？」李船的答話滲透失驚之情。

「唔，不錯，一個種着許多桃樹的野島，它跟港島和九龍半島沒有什麽關連！」她說。

港海外桃源

辛

陰陽之間

華

天堂夢斷

文-司明　畫-程家

你要替夫仇報

「這話對！」李薇點頭了。

「我去看看。」

史丹拉走開了，再十分鐘，她把李薇帶到蕭先生身邊，蕭先生與他的朋友蔡先生來。不久海倫把紅紅帶到蔡先生身邊，這兩個女人當過了兩枱回到兩個男人身邊，四人去消夜。

在潮州酒家，他們飲酒猜拳，蔡先生連勝蕭先生與紅紅後要與李薇猜，她笑道：

「當然我要輸。」

「不一定的。」蔡先生說：「我們此前從未交手。」

「我對從未交手者更弱，由于根本無把握而心慌。」

「李薇：你要替夫報仇。」蕭先生說。

「你是我的丈夫？」李薇笑了：「幾時結婚的？」

「在酒家中暫作丈夫論。」

「出酒家不可以。」

「我不敢想呢！本人有自知之明。」

「老蕭所說『替夫報仇』四字，」蔡先生笑了：「像廣東話的脫掉報仇。」

另三人都矣，蕭先生催李薇報仇，她與蔡先生猜，直落二勝，蔡先喝了一大口，說：

「如果你再勝我，我服了。若是第二局我贏，要由第三局分勝負。」

「好好好！」李薇連連點頭。

李薇又是直落三勝之，蔡先生喝酒說服。蕭先生要李薇與紅紅猜，紅紅說：

「我不喜歡『三拳兩勝』，希望『搶三』，李薇贏了，我拜你爲師。」李薇說。

「我輸了拜你爲師。」李薇說。

他們「搶三」時成拉鋸戰，花了十分鐘之多，李薇贏了，紅紅舉杯向李薇道：

「老師：我乾了杯中的酒，不乾是一大口而已！」

紅紅乾了三分之一杯砥加些冰的白蘭地，蕭先生對李薇說：

「我要討教，也是『搶三』。」

「好！」李薇點點頭。

蕭先出掌時聲震屋樑，四座加以注意，即被李薇捉住他的「五」，她連贏他三次，蕭先生低聲說：

「我是自取其辱而已。」（三三三）

自由自在的女人

年過三十歲的女孩子，只因尚未結婚，尚可稱呼一聲「女孩子」，由於天生孩子臉，又保養得宜，看上去，頂多廿五、六歲而已，尚可以滿編許多人。

十多二十年前，如果閣下奉送給別人的名片上，銜頭是經理的話，那便可以受到他人的羨慕：「啊！經理，不簡單。」但時至今日，情形已大不相同了。

此乃現代女性的普遍心態吧？

所以她年過三十，絲毫不爲自己的終身大事担心，獨個兒居於清雅舒適的小居所，隨心所欲，何樂不爲？未必定要有男兒相伴，徒增煩惱，最起碼，能自我逍遙。

開心

奇妙婚禮（五）

城之市光

島情

夏洛桑

心之人

天成

重要通告

生抽王、老抽王
不是質量降低！

繁樽身出現以下備註的其中一個編號及地區名稱，才是正貨。

405
101　406
203
304

中國廣東

廣東省食品進出口公司
中國廣州市沿江西路59號
郵政信箱：69號　傳眞：862716
電掛：廣州 5440　電傳：44381 KFDCO CN

SINOCHEM
YOUR SINCERE TRADING FRIEND

CHINA NATIONAL CHEMICALS IMPORT AND EXPORT CORPORATION, also known as SINOCHEM, was established in 1950. With over 38 years of foreign trade experience and wide range of business channels, enjoying high international prestige, it is now ratified by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RC as the experimental enterprise for internationalized management under comprehensively contracted responsibility system.

SINOCHEM is appointed by the state to handle exclusively the import and export of crude oil, oil products, rubber and fertilizers. Its trading catalogue also covers other oil products petrochemicals, plastics, organic and inorganic chemical products such as agrochemicals, and its raw materials, dyestuffs, pigments, paints, printing inks, chemical reagents and rubber products.

SINOCHEM also angages in oil and chemicals related business like absorbing foreign funds, incorporating joint ventures and co-production enterprises, acting as agents, developing compensation trade, processing the customers' materials, reexport trade, forward trade, barter trade,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importing and exporting chemica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s, undertaking finance, insurance, leasing, labour force, real estate, organizing or sponsoring exhibitions and/or seminars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exchanges, providing services of consulting and publicity of the customers' products and various kinds of commercial information.

SINOCHEM determines to provide better service to friends both from home and abroad, to strengthen its friendly relations with its friends in the world oil and chemical circles and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il and chemical trade.

SINOCHE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contact
CHINA NATIONAL CHEMICALS IMPORT & EXPORT CORPORATION
Address: Erligou, Xijiao, Beijing, China
Tel: 8311106
Telex: 22243 CHEMI CN 210231 CHEMI CN
C.E.O. & President: ZHENG DUNXUN